

(大结局)

7



龙人◎著

出身神秘的无赖少年林渺，凭着无人能敌的勇敢
及超凡的智慧，历经千战终成一代无敌皇者

全球最好看的东方玄幻小说之一
大陆玄幻武侠第一人的成名巨作

南海出版公司



東風破曉

《東風破曉》是中國古典小說，也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
長篇小說，也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

全球最好看的東方玄幻小說之一

大陸文壇武俠第一人，流傳千古

（作者：金庸）

霸天

(大結局)

7

龙人◎著



南海出版公司

2014·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霸汉. 7 / 龙人著. -- 海口 : 南海出版公司, 2014.6

ISBN 978-7-5442-5483-0

I. ①霸… II. ①龙…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20929 号

BA HAN 7

霸汉 7

作 者 龙 人

责任编辑 张 媛 李凤君

装帧设计 天下装帧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 66568511(出版) 65350227(发行)

社 址 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电子信箱 nhpublishing@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7

字 数 350千

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5483-0

定 价 28.00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 录

第八十八章 无敌高手	1
第八十九章 大破邯郸	21
第九十章 一统河北	42
第九十一章 智将邓禹	63
第九十二章 亲征异域	82
第九十三章 邪神门徒	103
第九十四章 神秘死神	125
第九十五章 逆天改命	144
第九十六章 冒牌邪神	167
第九十七章 建武大帝	187
第九十八章 更始末路	210
第九十九章 忠义汉王	230
第一百章 争夺天下	254
后 记	260
附 记	262

第八十八章 无敌高手

“报皇上，城外又是郑志讨战！”一名御卫有些愤慨地回禀道。

“不战，我看刘秀又能怎样！”王郎沉声吩咐了声。

“皇上，我们已经闭门半月，若是再不战的话，战士们将会失去信心和斗志，刘秀也会越来越猖狂。”刘奉有些焦灼地道。

“横野将军认为谁出战最好呢？郑志乃是刘秀手下的猛将，其武功，将军也见识过！”王郎吸了口气反问道。

“臣认为，郑志虽是位高手，但也并不是不可取胜，能胜郑志者在我城中并不少，只是泉城军的攻势犀利，我军难以在大局冲突之上与其相比，对方的天机弩才是最可怕的！”张参无可奈何地道。

“刘秀欺我邯郸无人，谁愿出战？”王郎想了想问道，目光更投向立于殿中的诸武将，但却没有人敢与王郎的目光相对。

王郎心中极为恼怒，这些平日里不可一世的部下，竟然在最关键的时候没人敢挺身而出。

“没人敢出战，难道要朕御驾亲征吗？”王郎冷哼了一声道。

“皇上，让臣出城与之一战吧！”刘奉咬咬牙，站出来道。

王郎的目光投向刘奉，多少有些赞许，点点头道：“朕为将军击鼓！”

“谢皇上！”刘奉顿感斗志狂升，心中大为感动，尽管他失了任城，但王郎依然器重他，是以他领了命，便立刻大步出营。

刘奉策马领着两千战士冲出了城门。

郑志在城门外骂了半天，终于见到有人出城迎战，不由得笑了，打马迎上。

“我还以为邯郸城中都是一些缩头乌龟，想不到居然还有人敢出来与我郑志一较

高下，横野将军果然与众不同！”郑志不无讥讽地笑道。

“废话少说，放马过来吧！我刘奉还没把你郑志放在眼里！”刘奉不屑地道。

郑志眉头一掀，冷笑一声，拍马便如离弦之箭般直向刘奉。

刘奉的眸子立刻合成一条缝隙，犀利的目光竟将郑志的长枪所划过的轨迹捕捉得清清楚楚。

“叮……”刘奉出手一棒，横架住郑志的长枪，也便在此时，他座下的战马动了，与郑志的战马错身之时，腰际标射出一道雪亮的银虹，直削向郑志。

但郑志却在刹那间消失于马背之上，滑于马腹下。

刘奉改招之时，战马已经错开，但他大棒却落在了郑志的马股上。

“希聿聿……”刘奉只觉马身一震，郑志却自马腹的另一侧翻出，也一刀斩在刘奉的马股上。

刘奉的战马几乎仆倒，惨嘶一声竟冲向臬城军的阵势之中。

郑志的战马受伤，也向邯郸城中疾冲而去，郑志便索性一挥手中大刀高呼：“杀啊！”

臬城军见郑志发令，哪还犹豫？立刻向邯郸军掩杀而去。

邯郸的战士见郑志刀斩刘奉的马股，皆吃了一惊，郑志喊出“杀啊”二字也立刻先声夺人，这使得邯郸战士以为刘奉败了，本来面对臬城军便没有多少斗志，此刻更是胆寒。

刘奉大叫不好，这一回合，他与郑志本是平手，但是郑志这般一呼，立刻在气势上压倒了他。而正当刘奉暗叫不好之时，邯郸城头之上的金鼓声大作，王郎在城头挥舞着大槌，四野俱震。

邯郸战士本来斗志大灭，但看王郎亲自擂鼓，无不精神大振，振臂齐呼：“杀啊……”

郑志一声冷笑，手中大刀狂挥，如斩瓜切菜般杀入王郎军中。

郑志乃是刘秀身边极为受宠的猛将，昔日独领铜马三万大军攻袭信都，其武功自然不凡，在沙场之上，若非数中刘秀计谋，刘秀想收服这样一员虎将绝不易。

郑志杀入敌群，如虎入羊群。

刘奉则掉头狂追郑志，他必须截住郑志，在王郎面前他不能太丢面子！

郑志回头望了一眼快马追来的刘奉，不由得笑了，他知道刘奉是个人物，乃是王郎身边有数的猛将之一，但这次他却耍了刘奉一道。当然，他并不怕刘奉，而在他回头望向刘奉之时，忽觉一丝阴冷的感觉自心底升起。

郑志不由得骇然，他知道有一双眼睛在看他，于是他将目光投向邯郸的城头，立

时狂震，因为他看到了一双眼睛，一双充满了冷意又似乎包容天地万物、浩瀚无比的眼睛，不禁脱口呼出：“王翰——”

郑志喊出“王翰”的名字之时，虚空之中多了一支箭。

箭，出自王翰，而目标则是郑志。

郑志想躲，但他发现自己的速度竟是那般凝滞，抑或是那支箭太快，快得超越了视觉的极限，而能逾过思感和灵魂的幻动。

郑志狂号一声出刀，他知道自己无法快过这一箭，但他却可以挡，毕竟，他也是曾震慑一方的人物。

“轰……”郑志只觉整个身子似乎在刹那间炸开了，刀与箭相触，那箭上的力道如十万道山洪狂泄而下。

刀，碎成铁皮炸射而开，郑志的整条手臂陷入一片麻木之中，然后便看到刘奉到了身边。

刘奉的眼中竟没有杀机，反而尽是怜悯和惋惜，那高举而起的大棒定于空中并未向郑志的头顶碎落。

郑志愕然扭头，他知道自己没有力量挡刘奉这一击，因为他的身体被那一箭震得麻木了，可是刘奉不击下来，这使郑志惑然。

“你为什么不下手？”郑志惑然问道。

刘奉竟叹了口气，脸上微有愕然，眼神极怪地盯着郑志的前胸。

郑志更惑，目光不由得随刘奉望去，顿时神色狂变，不由得狂号一声，翻身栽落马下，他竟发现胸前有一个直穿后背的大血洞！

郑志在看到那大血洞之时，仿佛感觉到了无与伦比的剧痛，脑子最后的意识便是王翰那支箭洞穿了自己，于是——他死了！

刘奉心中发毛，他不由得抬头望了城头一眼，并未见到王翰的影子，可是却对王翰那诡异无比的一箭拥有着无比的惧意。

他不敢想象那一箭有多强的力量和多快的速度，居然碎裂了郑志的刀，且洞穿了郑志的胸膛！一支拇指般的箭，却留下一个拳头大的洞，甚至让郑志没有痛的感觉，这像是一种魔法。

刘奉深吸了口气，一挥大棒，大吼一声：“杀啊……”

泉城军见主将郑志丧命，不由得心神大乱，在邯郸战士的反扑之下立刻溃退。

“杀啊……”邯郸城门也大开，王郎大军如洪水般涌出，向泉城军掩杀而至。

……

泉城军被杀退五里，贾复立刻引兵接应，以天机弩之威，将邯郸军击退，使败退。

的战士逃过追杀。

王郎的大军只好又迅速返回邯郸城中，关闭城门。此次击杀郑志，虽只是小胜一场，却也足以让王郎大军人心振奋。不过，在臬城军的天机弩之下，王郎军也损失了千余战士，却斩杀臬城军数千。

这是王郎与刘秀开战以来，后期之中难得出现的胜利。

王郎也极喜，而这次的功臣刘奉自然也风光了一回。

只是刘奉并不是太高兴，因为他知道这一战并不全是他的功劳，最大的功劳应该是王翰，是以，他并不是真的高兴。

当然，刘奉也松了一口气，至少，这次他没有丢脸。

郑志战死，臬城军诸将为之大震，全军皆哀。

刘秀让人抢回了郑志的尸体，以最高礼节送回臬城安葬，更对郑志的家人妥善安排。

郑志的死状却让臬城军每一位将领都为之毛骨悚然，劲箭碎刀、贯胸，却能将其前胸洞穿偌大血洞，且直通后背，如此手段确实是惊世骇俗。

“是谁拥有这么深厚的功力？”邓禹的脸色也极为难看，惑然问道。

“王翰！”刘秀吸了口气，充满杀机地道。

“王翰……？”邓禹依然惑然，他似乎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

“此人乃是无忧林的叛徒，无忧林掌门的师伯！”刘秀又补充了一句。

邓禹顿时傻了，他自然知道无忧林的厉害，传说无忧林的武功便是当年武皇也忌避三分，称之为天下三大奇学之一。无忧林之主从未步足江湖，但无忧林的传人皆是江湖之中的绝顶高手，可是这个王翰居然会是无忧林掌门人的师伯，这是何等惊人！

邓禹无语，如果有这样一个超级高手为王郎助阵，那此次破邯郸之期又将是何日？谁又会是王翰之敌呢？

“我一定要剥下这老东西的臭皮！”李度嘴唇都咬出了血，充满杀机地道。

“征战沙场，难免有这一天，王翰这老东西的武功已达无人之境，若是能再找回摄摩腾大师，或许可以杀了他，否则……”

“卓茂，你这不是长人家志气，灭自己威风吗？”铁头极为不满地斥道。

“好了，不要吵了！”刘秀冷冷道。

刘秀瞪了铁头一眼道：“卓将军说的没错，王翰的武功只怕比邪神之辈还要可怕，不在武皇之下，我与其交过手，若非摄摩腾大师相助，只怕我早在内丘死去多时，如果只凭我们的力量，想要硬破邯郸，只怕要因王翰而付出绝对惨重的代价，因

此我们绝不能强攻！”

“一切听凭主公吩咐！”铁头对刘秀的话倒是不敢有丝毫的反驳。

“可是人海茫茫，我们又到哪里去找摄摩腾大师呢？”冯异叹了口气道。

众将不由得大为泄气，谁都曾听说过昔日武皇七武城皇的神话，如果说王翰几可与武皇刘正相媲美，那么谁人可敌？而武皇在泰山之顶已仙去，难不成臬城军到了邯郸城下又要无功而返？到时天下英雄又会怎么看呢？

“不！这个世上还有人能对付王翰！”刘秀吸了口气肯定地道。

“啊……”众将顿时大喜。

“冯异听令！”刘秀沉声道。

“属下在！”冯异忙应声而出。

“我修书一封，你立刻给我送到白善麟老爷子手中，他或许不在湖阳世家，你让姜万宝迅速告诉你他的下落，另传书姜万宝找寻摄摩腾大师，望其前来河北助我！”刘秀说话间立刻有人送来笔墨纸砚。

刘秀也不再多说，提笔就写。

众将愣住了，他们不知刘秀要找白善麟干什么，难道说，白善麟能够对付得了王翰？而且众人皆知白善麟与王郎乃是亲家，这一南一北的结合，被天下人都看好。

不过，没人敢问，因为刘秀如此做必有其道理，至少到目前为止，刘秀所做的一切尚不曾出现过太无聊的情况。

“报……”一名侍卫慌里慌张地冲入帅帐之中呼道。

刘秀一惊，抬头有些不悦地望了那侍卫一眼，肃问道：“何事如此惊慌？”

“主公，萧爷遇刺受了重伤！”

“什么？”刘秀大吃一惊，手中笔失手落地，殿中诸将也为之大惊。

“这是信都来的加急书信，信使正在外面等候。”那侍卫又道，同时递上一封书信。

“快传！”刘秀接过书信，忙拆开细读一遍，神情稍缓和了一些。

“主公，萧兄弟如何？”邓禹和冯异忙关切地问道。

“生命无大碍，不过要休养几个月。”刘秀稍微松了口气。

众将也松了口气，不由得问道：“是什么人居然能够闯过归前辈等高手的护卫，而伤了萧兄弟？”

“杀手盟最可怕的杀手绝杀！”刘秀沉声道。

“绝杀？！”众人又惊，愤然道：“这王郎好狠的手段！”

“小人叩见主公！”一名风尘仆仆的信使大步行入帐中，手中却提着一个小包。

“绝杀的人头何在？”刘秀突然问道。

“在这里，萧爷命小人亲手交给主公！”那信使双手捧上手中的小包。

众将讶然，他们似没想到杀手绝杀居然死了。

“很好，你完成了任务，回去告诉萧六，让他好好养伤，我会带着王郎的人头去见他的！”刘秀让鲁青接过小包，叮嘱道。

“小人明白，这就回去向萧爷禀报！”那信使有点受宠若惊地道。

“萧兄弟居然杀了绝杀？！”邓禹不由感到极为欣慰。

“是归前辈杀的，天下间如果还有人能杀绝杀，也许便只有归前辈！”刘秀悠然吁了一口气道。

其实，刘秀早就知道王郎派出绝杀来暗杀他身边的重要人物，是以他很早便让部将小心防备，但却没想到绝杀要杀的居然是小刀六，可见王郎也不笨。

事实上，如果小刀六死了，对刘秀的打击比死去了其他的任何人都大，所以绝杀选择了小刀六，但是绝杀没想到为小刀六护卫的除了一群经过特殊训练的飘风骑战士和苏氏兄弟之外，还有一个昔日杀手盟十三邪的老大归鸿迹。是以，虽然绝杀重伤了小刀六，却也死于归鸿迹和苏氏兄弟的手下。

归鸿迹能成为昔日十三邪老大也并非幸至，他对绝杀的武功极熟悉，如果公平决斗，两人的武功或在伯仲之间，但这次却是苏氏兄弟与归鸿迹联手，因此绝杀死了。

“把绝杀的首级挂出大营，要让王郎看看！”刘秀吩咐了一声。

“主公找我们有何吩咐？”邓禹与吴汉双双而至，见刘秀正在帅案旁查阅地图，不由问道。

刘秀抬头望了两人一眼，招了招手道：“你们过来看看。”

邓禹和吴汉微感惊讶，同时凑到帅案之前，顺着刘秀手指所指的方向看去，两人不由得相对望了一眼，失声问道：“主公要去打尤来？”

刘秀不由得笑了笑，问道：“如何？”

“可是邯郸尚未攻下，若是抽兵南攻尤来，只怕会……”吴汉有些担忧地道。

刘秀不由得笑了笑，道：“这才叫出奇制胜，尤来绝对想不到我会在此时弃邯郸不顾而去攻打他！”

邓禹眼中闪过一丝光彩，点头道：“尤来绝对料想不到！因此，如果我们速度够快的话，在他们没有作好准备之前，便可将之击溃，而我们根本就不需动用太多的兵力！”

刘秀不由得笑了，反向吴汉问道：“大哥以为如何呢？”

“我们攻打尤来，至少也要一万兵力才能大获全胜，但如果速战速决的话，要么有倍于尤来的兵力，要么能让这一万人成为奇兵。但是，这一万人可不是个小数目，怎可能不引人注目呢？因此，我认为很难！”吴汉肃然道。

“大哥所言极是，尤来大军为三万兵力，若想大举进攻，且速战速决，我们至少需五万之众！而我军总兵力在十余万，又需留守各地，到邯郸也便只有七万，我最多也只能分出两万兵力！是以，攻打尤来必须智取！”刘秀吸了口气道。

“如果我们调拨幽州、冀州十郡的兵力，便可达二十万……”

“如果那样的话，便会让其他各路义军知道我有吞并他们之心，必会结而共敌，要是我已攻下邯郸倒无所谓，但此刻却不能！”刘秀道。

“那我们又如何打尤来呢？”邓禹也有些困惑，问道。

刘秀笑了笑：“我们为何不先破魏郡，夺邺城之地！这样尤来必无所疑，我们就来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先破邺城，再转兵隆虑！”

“先破邺城再转兵隆虑？”吴汉微感惊讶。

“可是邺城又岂是轻易可破？又隔了清漳水！”邓禹忧心地道。

“这个你放心！”刘秀向外面的侍卫道：“传熊业！”

吴汉和邓禹不知此人是谁，但很快便听到脚步之声自帐外传来。

“属下熊业叩见主公！”一名中年汉子恭敬地向刘秀行跪拜之礼。

“免礼，对于邺城的情况查探得怎么样了？”刘秀微笑问道。

“报主公，邺城此刻防守甚严，对我们也有所戒备，但城中守军仅八千人。”熊业淡淡地道。

“八千兵力？”吴汉眉头不由得皱了起来。

“我倒忘了介绍，他昔日乃是邺城的都尉，后为奸人所逼才离开邺城的。”刘秀笑着介绍道。

邓禹神色一动，隐隐把握到了刘秀的话意。

熊业向邓禹和吴汉抱拳施了一礼。

“熊先生，如果我给你一万兵力，你能在几天之中拿下邺城？”刘秀突然问道。

“最多两天！”熊业肯定地道。

“熊将军这么有把握？”吴汉惑然问道。

“因为在邺城之中尚有我的许多旧部，只要我传出消息，他们便可立刻与我内外联合，破邺城自不难。”

“如果我给你两万战士呢？”刘秀又问道。

熊业一怔，吸了口气道：“一天！”

“很好，我就给你两万战士，但我却要你两天才夺下邺城，不能早一天，也不能迟一天！”刘秀笑了笑。

邺城不由得讶异，弄不懂刘秀此举是何意，难道早一点夺下邺城还不好吗？

“另外，我再让吴汉将军助你，我这里有个锦囊，到了邺城之下，你便拆开它，再按锦囊所述行事！”刘秀自怀中掏出两个锦囊，抛向熊业和吴汉。

熊业不由望了吴汉一眼，不知刘秀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但既是刘秀所说，他自然不敢多问，不过却对刘秀给他重兵的这份信任很是感激。

“属下定遵主公之命！”熊业道。

“另外，记住不可以让外人知道吴汉将军是与你同时出征的，否则军法处置！”刘秀又叮嘱道。

熊业更惑，却知刘秀深谋远虑，这样安排自有道理。

“刘秀小儿，尔敢出来与老夫一战否？”王翰的声音几乎是传遍了整个泉城军营的每一个角落，而且只让营中的战士头眼发昏，无法自持。

刘秀的眉头微皱，他知道，这一天总会要来的。

王翰终会来向他挑战！刘秀最担心的便是这种情况的发生，但是他却不能不应战。

“主公，你不能出战！”卓茂亲自见过当日刘秀与王翰交手，他知道王翰的武功确实太过可怕，不由得提醒道。

“你认为我不是他的对手？”刘秀吸了口气，反问道。

“不是，属下只是认为主公乃千金之躯，何用亲身犯险？我们就再等几日也不急呀！”卓茂神色微变，解释道。

刘秀不由得笑了起来道：“你很会说话，不过，如果我不出手，王翰绝不罢手。何况，我与他之间总得见一个高下，昔日害我大汉江山，若是让外人代我惩治于他，我大汉颜面何在？”

“可是……”卓茂急了。

“王翰的武功确实是世间难有敌手，但并不是没有破绽，我已经仔细地研究过他的武功，这半年多来，一直都在等与其再决高下的一天！你与邓禹将军诸人给我观阵。”刘秀缓缓地卸下身上的甲冑。

“主公！”戚成功大步行入帐中。

“戚将军何事？”刘秀问道。

“昔日主公赠刀于我，我凭此刀手刃仇人，更斩杀十数名江湖恶贼，今知主公要

出战王翰，故特将此刀还于主公，望主公凭此刀斩此恶贼，复我大汉江山！”戚成功说完一捋战袍，跪倒在地，双手捧起龙腾刀悬然道。

刘秀望了戚成功一眼，心中略生感动，一时间更是豪气干云，朗笑道：“好！此刀我收下，就让它痛饮王翰之血，复我大汉江山！”

戚成功大喜。

刘秀一握刀鞘，龙腾刀立刻发出龙吟般的轻啸。

卓茂和戚成功不由得愕然。

刘秀却笑了起来，感叹道：“龙腾也感到了大战将临，它也在叫！”

邓禹诸人知刘秀要独自出战王翰，不由得皆大惊，数名大将欲阻刘秀，但却被刘秀回绝，更被刘秀以军令为由，禁止诸将劝阻。

邓禹知道没办法劝阻刘秀，尽管他们都知道昔日刘秀从不做没把握的事，虽然总是险中求胜，但那之中总有可以赌的成分，可是这一次，众将心中却没有一点底。

郑志的武功众将心中也清楚，在这些人当中，并没有几人敢说自己一定能独胜郑志，但是郑志却只是死在王翰的箭下，那王翰的功力确实是骇人听闻。

此刻刘秀身为一军之主帅，若是有什么闪失，那又如何向那数十万军民交代？

邓禹不知何时刘秀变得这般坚决和固执，不过，他也知道，如果刘秀不出战，便没有人能有与王翰一战之力。

尽管邓禹对自己的武功极为自负，却明白与刘秀之间尚有差距。

刘秀一身轻装，刀负于背上，剑挂于腰间。

四月的天，阳光正暖，花草繁茂，倒也显得春意盎然，生机勃勃，只是在整个虚空之中仿佛弥漫着一层浓烈的死气。

森然的杀气仿佛渗于每一缕春风之中，再传于每个人的内心，春天里却有从从未有过的寒意。

王翰没有再长啸和呼叫，因为他感觉到了刘秀的战意，一往无前、坚定不移的战意。

战意便像是地形的潮水，自泉城军军营之中涌出，一波接一波地冲击着王翰的心灵，然后化为杀气，接天入地，漫于每一寸虚空，愈演愈烈。

王翰知道刘秀不再逃避，抑或一开始刘秀便不曾逃避过，只是在积累战意杀机。

王翰一人立于荒丘之上，此地距泉城军营三里，却可以看到泉城军营所在。是以，刘秀一出营门，他们的目光便在虚空之中纠缠在一起。

四方乌云以极速向这片荒丘之顶涌来，受这片虚空异样气流的牵引，如漫过海堤的潮水般，让天空中的阳光悠然暗去。

泉城军的连营在刘秀缓步步出之时，便立刻后撤，无丝毫零乱。

王翰目光中不无赞许之意，只看泉城军撤营的秩序便知道泉城军的成功并非侥幸，至少代表刘秀或其部下能治军的人才甚众，但是他却难以想象，这个年轻人是怎样拥有这么强的号召力的。

在一年多前，他或许根本就没将这个年轻人当个人物，但是此刻刘秀却成了他的对手。

昔日天下能成为他对手的人，至少也是年近古稀，仅只武皇刘正之辈，但是此刻眼前这年轻人至少小他一甲子，这不能不让他感到长江后浪推前浪，如果此子不除，假以时日，只怕又将是另一个武皇刘正了，那时对他的威胁或许会更大。

于是王翰更坚定了除掉刘秀之心，事实上，若是不能除掉刘秀，那么他这么多年来经营便会付之东流。

昔日他助王莽登基，那是因为王莽是他的内侄，但是王莽当权之后却不想受他摆布，这才使他决心栽培自己的儿子王郎，谁想到时机成熟时，却又杀出一个刘秀。

王翰这一生只在武皇刘正手中败过一次，因此，这些年来一直都处心积虑地要除掉刘正，而当年因刘正知其出卖大汉江山，誓要追杀他，这才使王翰这么多年来一直处于归隐状态。

至少，在武皇刘正没死之前，王翰并不敢轻易露面，而王翰并不知道这么多年来，武皇刘正的武功不仅没长进，反而所剩不到昔年七成。当然，王翰并不知道这些，他只知武皇刘正乃是当之无愧的武林第一人。

云合、天暗！刘秀、王翰相隔十丈。

王翰所有的遐思全都收敛，他觉得刘秀的战意无孔不入钻入他的心间，他知道，在此时，自己不该分神，也不能分神，或许，他应该将刘秀看得更高一些。

刘秀没有表情，但眉宇间却有种说不出的自信和傲意。

“你一个人来？”王翰有点讶异地打量了刘秀一眼，这还是他第一次这般仔细地打量一个年轻人。

“你认为我该几个人一起来？”刘秀淡然笑了笑，反问道。

“至少，归鸿迹应该来，摄摩腾也不来吗？”王翰试探着问道。

“你上次没有被打怕吗？他们来了，那你不是立刻就要跑，那我找谁试刀？”刘秀依然是不愠不火地道。

王翰不怒反笑，他觉得刘秀实在够狂，不过，他发现这个半年未见的后生小辈，

今日的气势变了许多。

当日内丘之战时，刘秀是以无常尊者的形象出现，气势极为诡异，但今日之刘秀，仅从容一站，便散发出了逼人的皇气，仿佛是无法高攀、君临天下的圣君，那种睥睨众生的神态生出无形的压力，如潮水般冲击着王翰的心灵。

一个能把气势转化为深具攻击力的人，王翰已经很久都未曾遇到过。

半年时间里，刘秀变了，更沉稳，更深邃，那双眸子之中仿佛是无限深远的天空，包容着整个天与地，及众生万物。

“你作恶了数十年，为无忧林、为刘家、为天下苍生，我也要与你一战！这是上天安排的一切，你我都逃不了！”

“哈哈……”王翰大笑，半晌才道：“如果这话是武皇刘正所说还差不多，就凭你仍不够资格！”

刘秀也笑了，从容地道：“你老了！真的老了，就连思想也这般顽固，今日是你挑战我，而不是我挑战你！”

王翰神色一变，顿时哑然，事实也确是如此，是他单枪匹马出城叫阵的，这才让刘秀出战。

“其实，武道何用分年龄？那只是一种境界，只是一种心的体会和禅悟，得道仅在一夕之间，明悟也仅一刹那，有人修行百年尚无法悟破一结，有人弱冠则已通明。是以，你依然守旧，依然未曾堪透这一结，想想你近百年的修行，恐怕只是临渊羡鱼落入小成了。”刘秀淡淡地道。

王翰心神大震，刘秀此番话如重杵般击在其心上，恍惚间，仿佛立于他身前的并不是刘秀，而是昔日那君临天下的武皇刘正！

“我感到你的心中有乱相，修心数十载却无法将心永远保持在明镜无华的状态下，这证明，你心中尚有拂之不去的杂念，更没能真的抵达武学的至境！这将会成为你最为致命的地方！”刘秀侃侃而谈，旋又笑道：“王翰呀王翰！”

“哗……霹……”数道闪电若巨剑一般自天空中劈落，没入刘秀与王翰附近的土地，使沉暗的世界多了几分诡异。

山丘之上的战气愈来愈浓，在刘秀说话的同时，王翰的身上似乎燃起了一层诡异的火焰，散出森森死气。

刘秀依然平静，迎风而立，坦然、飘逸，若安于山丘之顶的一棵古木，一块方石，那般自然，仿佛整个人、整个灵魂都嵌入了天地之中，合为一体。

王翰的神色极度凝重，他不再当今日的刘秀是半年前的刘秀，而是当成了继一代天骄刘正之后的又一个绝对可怕对手！而刘秀身上的气势和气质更与刘正当年极为

神似，不过却也多了一丝诡异。恍惚间，他似乎明白了什么，不由得问道：“你练成了《广成帝诀》？”

刘秀不由得笑了，很坦然地道：“这一切都得感激你，如果没有你，我根本就无法悟透最后一招！”

“最后一招？”王翰愕然。

“在道家中叫遁去之一，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万物，最后一招即是遁去之一！”

“遁去之一？”

“天因遁去其一，而有春夏交替，日升日落，人因遁去之一方有六道轮回，悟通此一者则可齐天而生，与万物相融，借天地生机而遁于天道，此乃最后一招！”

“哈哈……”王翰不由得大笑，睥睨地道：“说得真好听，只可惜这一切只是止于空谈而已，你根本就没能找到这最后一招的所在！”

刘秀神色不变，也笑了，道：“不错，我是没有找到这最后一招的所在，但我却可以战胜你！”

“哼！黄口孺子，不知天高地厚！”王翰不屑地道。

“那我便让你尝尝道与魔交融的最高境界！”刘秀说话间一挺胸。

“哗……”一道闪电以无与伦比的速度击落刘秀的头顶，刘秀顿时化为一道光影向四面八方无休止地扩散、辐射。

王翰心中大震，刘秀竟是伤人先伤己，以己身接天雷。

“轮回第五道——”在那无休止辐射的光华之中传出一阵龙吟虎啸般的声音，将天空中咆哮的霹雳声尽数压下。而在光华之中，更有另一道浓重的光影如翻腾的巨龙一般划向王翰——

邓禹和泉城诸将都手中捏了把冷汗，泉城军撤至十里之外，但却留下邓禹诸高手和五百敢死队在观阵。

他们害怕刘秀会出事，如果没有刘秀，泉城军也便不再成泉城军了。是以，如果万一不妙，他们就会一拥而上抢下刘秀，但是此刻他们却在暗暗咋舌。

那接天插地、无休止辐射的光华在数十里之外便可看到，而这一切都是刘秀的杰作，他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那凛烈无比的杀气和战意割面生痛，使战马哀嘶不已，那些敢死战士一个个摇摇欲倒，仿佛在忍受着无法承受的冲击，若处于惊涛骇浪中的小舟般无所依凭。

“邓将军，我看战士们受不住了，不如让他们退后两里吧？”卓茂望了望那些战